

文艺小丛书

抢财神

戏剧选



新华出版社

文艺小丛书

抢 财 神

戏 剧 选

新华出版社编辑部编

新 华 出 版 社

抢 财 神

新华出版社编辑部编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125印张 198,000字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90册

统一书号, 10203·186 定价, 1.70元

出版前言

我们为城乡广大群众编辑的《文艺小丛书》，自1983年出版以来，深受读者的重视和喜爱，因此，我们将继续编发，并努力编得更好一些。

今年的这套丛书，包括曲艺选、戏剧选、故事选、春联选和歌曲选五种。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有关栏目和节目中精选出来的，许多作品还曾获得过有关部门的嘉奖和群众的好评。

限于我们的水平，在编辑工作中难免有疏漏和失误之处，欢迎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新华出版社

编辑部

目 录

开心歌	(小戏曲)	(1)
送大梁	(小戏曲)	(21)
书记买瓜	(小戏曲)	(43)
“豆腐”村长	(小戏曲)	(64)
借牛	(小戏曲)	(81)
哥俩好	(小戏曲)	(94)
买卖人	(小戏曲)	(113)
任强探亲	(小戏曲)	(133)
“怪”媳妇	(小戏曲)	(156)
远亲近邻	(小戏曲)	(172)
讨马结缘	(小戏曲)	(193)
三亲家	(小戏曲)	(212)
妯娌俩	(小评戏)	(230)
活受罪	(滑稽戏)	(244)
私访	(上党梆子)	(261)

元宵会	(伞头秧歌剧)	(282)
抢财神	(表演唱)	(300)
合雨伞	(沪剧表演唱)	(308)
欢乐的井台	(女声表演唱)	(313)

开 心 歌

(小戏曲)

陆 军

时间：隆冬季节

地点：农村

人物：张喜喜——三十多岁。（简称张）

李欢欢——三十岁。喜喜的妻子。（简称李）

王乐——五十多岁。喜喜的舅舅。（简称王）

布景：张喜喜家院子。台左露出农家小楼的一角。铮亮的电视天线，矗立在宽敞的阳台上。屋檐下挂着香肠、腊肉两、三串。台中有一张方桌，桌上放着茶壶、茶杯四、五件。台右为院门，门外有竹篱，篱旁有棵树，树下有石凳。隆冬近午时节，阳光融融。天幕上，清清的桃花河绵延远去。河两岸，农舍鳞次栉比，屋上炊烟袅袅，呈现着一派兴旺、欢乐的景象。

〔悠扬的民歌声起：

桃花河呵呵笑不住，

河两岸出了“冒尖户”

东边是，育珠大王张喜喜，

西边是，养鸭司令胡大愚。

今日里，劳模会上发红榜，

不知是那户人家当首富？

〔幕在歌声中渐启。李胸戴红花，手拿奖状，身背大包小包上。〕

李：哈哈哈哈哈！是我家，是我家呀！

（唱）我家今年当首富，

全靠喜喜善摆布，

科学育珠他带头，

我也算个贤内助，

育的珍珠粒粒大，

我家成了小金库。

乡上开会发奖状，

县里又作标兵树，

欢欢喜喜上眉梢头，

只是喜中生愁绪：

人常说树大把风招，

我只怕招来舅舅这个“漏斗户”，

眼看着新年将到正需钱，

他怎会不找外甥求照顾。

喜喜他为人老实肚肠直，

欢欢我心急似火忙赶路，

到家里我婆抢着唱主角，

演他个“财神哭穷”戏一出。（圆场，走近家

门)

(叫) 喜喜! 喜喜!

〔张上。〕

张: (数板) 听见娘子叫,

赶快去报到。

口唱《开心歌》,

心里乐陶陶。

(唱小调) “开心哩格咪, 开心咪! 我为娘子把门开,
哎呀哩格咙格咪, 娘子快进来。”欢欢, 劳模会开得怎么样?

李: 瞎! 育珠王超过了鸭司令, 等会我要好好慰劳慰劳你这个大功臣哩。(将包里的烟酒等物一一摆到方桌上) 哎, 喜喜, 舅舅来过没有?

张: 舅舅? 没有来过呀! 他来干什么呢?

李: 还不是老一套, 找你借钞票。

张: 你在街上见他了?

李: 我刚从银行取了钱出来, 听他家阿根说舅舅今天要来咱家, 急得我连钱都顾不得数, 就马不停蹄地跑了回来。看, 一千元钱全领回来了。(拍小包)。

张: 啊, 真不少? 舅舅要听说了, 一定也会唱《开心歌》。

(唱小调) “开心哩格咪, 开心……”

李: (打断) 开心啥? 我是怕你又会一口答应他借钱, 赶回来给你敲警钟的。

张: 喔唷! (唱小调) “敲敲警钟很应该, 哎呀格咙格咪,

我一定记心怀。”嘿嘿，欢欢啊，我看多少总要借一点呀！

李：啥？还要借？（从口袋掏出个本子）给！拿去看看！

张：（接过本子，念）“舅舅借钱明细帐。”

李：翻到最后一页！

张：一共是……九百九十九元。

李：他家阿根还从我这儿借了一元没上帐哩。

张：噯，这钱嘛，人常说：借钱借钱，有借有还嘛！

李：是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可你舅舅哩，还过吗？

张：这个……嘿嘿，欢欢啊，舅舅家里穷嘛。再说，今日他来，也不一定就是借钱呀。

李：年底找来不为转，肯定又是老习惯。

张：老习惯？

李：对！不信你等着看，他定是：

（韵白）身穿土布衣衫，

手提一个竹篮，

里面没啥东西，

最多十个鸭蛋。

待到进得门来，

必是双手一摊，

先问“收成可好”，

再讲“外甥麻烦”。

开口借钱一百，

外加鱼米白面。

拿了赶忙上路，
回家度过年关。

张：（抢白）哪你如何对待？

李：（韵白）心里早有盘算：

你在一旁站立，

我把苦经来念，

你要听我指挥，

不可多嘴插言。

待他粗茶淡饭，

最多借点零钱。

等我送走舅舅……

张：（抢白）这多让人羞惭！

李：羞惭？哼！

（韵白）今天由我当家，

这事不用你管！

〔幕内声：欢欢，你舅舅来了！〕

张：啊，真的来了！欢欢……

李：好啦！好啦！现在听我指挥：把桌上东西收起来，红花、奖状藏起来，噢，还有，等会儿你那个《开心歌》也不能唱！

张：为啥？

李：我在念苦经，你唱《开心歌》，那成了啥样子吗！

张：不过，说到开心处，不唱有困难呀！

李：你敢唱？

张：好好好，《开心歌》不让唱，我唱《伤心歌》总可以吧！

李：搬东西！（拿包入内）

张：唉！（唱小调）“伤心里格咪，伤心咪！老婆夺权挂了帅，哎呀哩格咙格咪，要我装泥胎。”嗯，这泥胎我不能当。对！等会儿我还得给她来个胳膊朝外弯！（搬桌上东西入内）

〔王身穿布衣、手提竹篮上。〕

王：（韵白）身穿土布衣衫，
手提一个竹篮，
里面没啥东西，
只有十个鸭蛋。
因为生活困难，
常把外甥麻烦。
今天再次登门，
不过不为借钱，
专程前来还债，
事毕赶早回还。

（欲敲门又止）慢！今天我要跟外甥寻寻开心，进门先不提还债的事；等他把钱送上，我再亮出底来，让他们大吃一惊，大喜一场。对，就是这个主意。（敲门，清了清嗓子喊）喜喜、欢欢在家吗？

〔张、李自内室出。〕

李：（明知故问）谁呀？

王：欢欢吗？是舅舅我。

李：噢，是舅舅呀，来了！来了！（对张）你留心看：老习惯！

〔李开门，王进入。〕

张：舅舅，你坐，你坐！

王：好，好好！

李：（拉张至一旁）看见了吗！身穿粗布衣衫。

张：嚟唷，真的是：手提一个竹篮。

王：喜喜，欢欢，这篮里给你们送来十个鸭蛋。

李：（讥讽地）舅舅啊，你带这么多东西做啥呢？（接篮，对张）你再往下看！

王：喜喜，你们队今年收成怎样？

张：噢，舅舅，说起今年的收成啊，嗨，那真是——（唱小调）“开心哩……”

李：（咳嗽打断）哎，舅舅，说起收成嘛，比前年好一点，比去年差一点。

王：今天舅舅我来又要给你们添麻烦了。

李：（对张）老一套，老一套！

王：这钱嘛……

张：噢，钱嘛，（情不自禁地，唱小调）“开心哩……”

李：（咳嗽，暗推张止唱）你……

张：（悄声地）我喉咙发痒，实在忍不住了，让我唱一支吧！

李：不能唱，要唱你就唱《伤心歌》！

张：好吧，《伤心歌》就《伤心歌》（唱小调）“伤心哩格
 咪，伤心咪！今年收入三千块……”

李：啊？

张：（接唱小调）“哎呀哩格咙格咪，冒尖挂头牌。”

王：啥？收入这么多，还伤心啊？

李：噢，舅舅，喜喜他唱的是前半段，还有后半段呢！

张：是啊是啊，还有后半段，我唱给舅舅你听听！

 （唱小调）“伤心哩格咪，伤心咪！谁知命里不主财，
 哎呀哩格咙格咪，有钱反遭灾。”

王：啊？是被盗了？

张：不，是欢欢她……

李：（暗拧张一把，轻声地）你想死啊？

张：（大叫）啊哟，啊哟哟！

王：怎么啦，喜喜？

李：噢，舅舅，没啥，没啥，喜喜他有点不舒服。

张：我没啥不舒服！

王：你好象有啥心事？

李：（顺水推舟）是啊，是啊，他是急出来的呀！

王：急出来的？为啥呀？

李：为钱的事！

张：（欲分辩）哎，这个……

李：（抢先打断）啊呀，舅舅是自家人嘛，说出来也不要
 紧。（拉张，悄声地）不许多嘴！

王：欢欢，舅舅不是外人，你说吧！

李：舅舅啊——

（唱）先叫一声老舅舅，
听我给你说根由：
人都说我家富得冒尖尖，
那晓得一家自有一家难，
论收入听听倒有上千块，

张：（接唱）还有那育珠收入是大头。

李：（瞪张）不要你多嘴！

（唱）只不过六角车篷空好看，
钱包包就象是个水漏斗，
东边进来西边去，

张：（接唱）田螺有肉在里头。

王：哪这个钱……

李：（唱）一则是盖房买砖瓦，
泥木工请了上百口，
帮忙人就象赶庙会，
天天要吃上三顿酒。
八仙桌前后三村借干净，
小方凳拖拉机运了十拖斗，
杀的是鸡、鸭、猪、羊、牛，
吃的是炸、炒、酱、爆、熘，
到如今债台要比楼房高呀——

张：（旁唱）脸皮要比城墙厚。

王：噢，舅舅我离得远，一点也不知道。不过，我听说现

盖房有专业承包队，吃吃喝喝不时行了。

张：是啊是啊，我们这里也有承包队。

李：（踩张一脚）噢，舅舅啊，人家盖房可以不讲吃喝，我家可不行。

王：为啥？

李：人家说，我家收入多，不办酒席不近情理。

王：噢，是这样。那二则呢？

李：舅舅，你听啊！

（唱）二则是亲戚，邻居和朋友，

上门来沾光借债天天有；

今天是赵家要办满月酒，

一开口就是五张十块头；

明天是钱家要去买猪崽，

借给他三十他还不肯走；

紧跟着孙家准备娶媳妇，

没有个百二八十难出手；

还有那李家也要盖新房，

借五百不能给他四百九。

最讨厌有人借钱不肯还哪——

张：（旁唱）她那里冷言冷语凉飕飕。

王：（旁白）喔唷，她象是在说我哩！

张：（倒茶给王）舅舅，喝口热茶，暖暖肚。

王：（接茶杯）哎，欢欢，那三则呢？

李：这三则嘛……

张：（抢说）噢，舅舅，这三则嘛，我来说给你听！

李：（拉张至一旁）喂，说啥你心里有数吗？

张：有数，有数，照你的意思说，错不了！

李：好：

张：舅舅啊！

（唱）三则是欢欢今天到乡上，

劳模会评比首富把名扬，

开罢会满面春风街上走，

为取回卖珠价款到银行，

新崭崭钞票到手忙回家，

为的是……

李：（拉张至一旁）你在说些啥嘛？

张：噢，是你说的，舅舅是自家人，讲出来也不要紧嘛！

王：是啊是啊，都是自家人，说出来不要紧。

张：好，我说！我……

李：（打断）走开！走开！（对王）舅舅，你还是听我说吧！

（唱）为的是能把舅舅帮一帮。

谁料想半路出了大纰漏，

王：出了啥纰漏？

李：（接唱）不小心我把钞票全丢光。

急得我两眼发黑站不稳，

张：（旁唱）你看她装模作样有多象！

王：啊，这可是个大损失呀！

张：舅舅，根本就……